中國青年

本期目錄

近來頗有些妄言家
悼唐際盛同志
介紹河南紅槍會
這就是『反動教育』
狗咬（短劇）
我們的時代
本刊對於讀者的兩個要求

第六卷第一號
（第一二六期）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出版

本刊對於讀者的兩個要求

「中國青年」是因中國的青年們而有的，他的職務是伺候青年們，他的責任任指導並且幫助青年們走上他們應該走的正確道路。

雖然我們曾經很細心地審度青年們今天的需要，很努力地供給青年們所需要的糧食，可是我們的觀察終究欠周到與深入，我們的力量更不能是「多方面的」，這樣，「中國青年」過去有些地方總怕不免有不合乎青年讀者的要求，因而減少青年讀者的興趣。

因此，我們對於青年讀者們有兩個要求

第一，請諸君供給我們的批評：

1，你對於本刊所載之文字的內容與文字的形式有什麼批評？ （從第一期或你所見的那一期起，到最近的爲止）

2，你歡喜那幾期的文字？ 你歡喜那幾位作者的 字？

3，你對於本刊的編輯法有什麼批評？ 對於印刷方面 什麼意見！

4，你對於本刊有些什麼希望？

5，來信諸君，請寫明本人的姓名，年齡，通信處，所住的學校及在幾年級，或所就何項職業，——我們希望從這裡知道某部份的讀者對於本刊有何種希望。

近來頗有些妄言家——

求實

『共產黨除外』之民衆運動？
『各個人自己起來負責』？
妄言家的『新法寶』，
實際又是一堆新的『灰燼』！

近來頗有些妄言家又談到『學生與愛國運動』這一類的問題了。記得在半年前，胡適發表『愛國運動與求學』，主張學生應『閉門讀書』的時代，所謂『輿論界』也多應聲喧讓着學生不應該參加愛國運動。可是，紙上的文章雖然照他們的妄想寫着，實際的情形却完全出了他們的意料以外：反奉戰爭中，京津、上海、南京、武漢、開封、長沙等地學生之積極活動，反日出兵，各地學生之熱烈的示威，尤其是三一八慘案中學生所表現之勇猛的犧牲精神——這四起的火焰已經把那些先生們的紙上的妄想燬成了灰燼；一切愛國運動，學生終於參加了，很熱烈勇猛地參加了！

這種事實的教訓，只要不是故意裝聾作啞，誰都能親切地領受到；所以雖極頑固的大學教授們，也不能不承認『有志青年，覩此國勢，孰不椎心泣血，奮身圖報，以恢復祖國爲己任』。可是，那些自命爲『負有領導青年之責』的先生們，乃至自命爲革命

家的先生們，便容許革命的青年們這樣幹下去麼？ 他們想，這樣幹下去是「過激」了，青年行事總應該「中庸」一點才好；而且每一次羣衆運動都有共產黨人參加指導，這竟是「赤化」了。——如此，軍閥和帝國主義者豈不會怒髮衝冠更加嚴厲壓迫並且聯合向我們進攻麼！ 於是在這些不可否認的事實（學生努力參加革命運動）之下，這般妄言家便「抑吾猶有說焉」地轉一句下去，抬出了他們的新法寶來。

國家主義派的「自強」雜誌說：「今日之羣衆運動，祇是『宣言政策』與『殺人政策』，共產黨人常用之；參與羣衆運動者幸用銳利之眼光，而一察其動機之純潔與否，勿盲目受人之利用而不自知。」

東南大學學閥們的機關報「東南論衡」說：「學生參加羣衆運動，須有下列三條件：（一）法律上須獲有人格者（二十歲或二十一歲以上）；（二）須以公民名義，避去學生二字；（三）須爲純潔自動，避政黨操縱。」

所謂獨立黨的「獨立評論」說：「北京慘案間接唯一的責任者應是共產黨，今後民衆一切運動，須完全將共產黨除外。」

而最令我們詫異的，便是兩年來頗受一般進步中學生歡迎的「學生雜誌」，在本年的第五號中，亦竟說出了極謬誤的話頭！ 在「三一八慘案責任問題」這題目之下，他

覺跟着一般軍閥學閥和反動的國家主義者之流學舌，歸咎在羣衆領袖身上，說三一八死難烈士有『被人利用的嫌疑』，是『值不得而死』的，是『上人當而死』的；說：『以後的救國運動，由各個人自己起來負責，再不要迷信什麼領袖。』

以上並好幾種刊物上討論（？）『學生與愛國運動』這類問題的結論，他們還用了許多煽動的語句，如共產黨『操縱民衆，把持民衆』，如『羣衆運動，羣衆運動，今日之中國許多罪惡，幾何其不假汝以行！』 他們已經知道，用『讀書』來禁阻學生參加革命運動已經是不可能的，遂一轉而用『威嚇』；他們亦想到，學生參加革命運動，恐怕終究不是『威嚇』所能完全禁阻的，但是卽令不得已而參加，至少應該要使學生不受『危險的』共產黨的影響與領導，卽是，使共產黨離開革命的青年羣衆。

他們的此種企圖顯然又祇是一些紙上的妄想，他們是太不懂得實際了。

第一，革命運動是有危險的，是要犧牲的。 槍蔴彈雨，人肉橫飛，血流漂杵，屍積成山，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具有無上勇敢的革命青年學生豈會因此而退出革命的戰線！ 何況身居今天的中國，何時何地可保生命的安全？ 『執政府門前可以放槍，騾馬市大街上何嘗不可以放槍？ 請願的民衆可以殺戮，過路的民衆何嘗不可以殺戮？ 橫直機關槍大炮在他們手裏，法律也在他們手裏；殺了你，還要說你是亂黨，你到何處伸寃？』（自強雜誌中語）所以，卽令害怕，也是枉然。 可喜今天中國的革命青年學

生很少是這樣庸懦無能的種子啊！

其次，今天中國的民衆，因爲受着各方面的壓迫與束縛，多半具有豐富的革命情緒；可是亦正因爲此種壓迫與束縛，以致對於革命運動進行的方略，自己的力量與敵人的力量，如何進攻，如何退守等等問題，雖是有知識的青年學生，亦多不能有一種明確的認識——他們有的忙着演習幾何代數，有的忙着讀英文記生字，有的專一練習足球跳高，爲學校撐門面，他們被學校的紀律逼着幹這些事，沒有時間來研究革命問題。　在此種廣大的革命民衆中，必須有一部分人能夠切實了解大家的苦痛所在，能夠尋出進行革命的方略等等，並且能犧牲一切出來作民衆的領袖，領導民衆與敵人作戰。　我們應該知道，革命運動卽是一種戰爭，所以革命的民衆應該如軍隊一樣，亦需要司令部與參謀部。　有人主張，我們不要『迷信什麼領袖』，『各個人自己起來負責』，像這樣浪漫的主張，我們可以看出他只是毫不懂得實際，他只是坐在家裏空想得快活一下罷了。

有人問，革命運動中的領袖是誰推舉出來的呢？　回答很簡單：是革命的民衆推舉出來的。　接着問，羣衆都是盲目的，如何能選擇出好的領袖？　回答是：革命的民衆多半不知道革命的方略，這是的確的；可是沒有一個革命的工人，農民或青年學生不知道自己的苦痛的，沒有一個不知道要解脫自己的痛苦的。　革命的民衆選擇自己的領袖便都拿這個來作標準：誰眞能知道他們的痛苦，誰眞能知道怎樣去解去他們的痛苦，誰

眞肯犧牲自己的一切去爲他們解去痛苦，誰便被選擇爲他們的領袖。 『適者生存』這條自然律，亦可以應用到革命黨的發展上面去，俄國共產黨之發展與成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民衆不管你是博士碩士，不管你是販夫走卒，合這個條件的，便奉你爲領袖，聽你的指揮，不合的，便一脚踢開，你滚你的，沒有客氣，沒有寬容。

近年來，各地的民衆革命運動，都有共產黨參加指導，共產黨常能站在領導的地位，卽是說，共產黨作了革命民衆的領袖：這種情形使得一般官商士紳乃至掛着革命招牌的遺老遺少們，都惶駭相告，驚爲伯有！ 革命民衆何以捨棄了『很穩妥的很斯文的』士紳之流而選擇『兇惡的危險的赤化的』共產黨作他們的領袖，聽他們的指揮？ 於是『秘密組織』啊，『昨夜會議法』啊，『盧布津貼』啊……各種奇異的謠言都來了；在上古未開化的時代，人類對於自己不了解的事物，輒以各種紳話擬之，這般官商士紳等很像那未開化的人類——是的，在『革命的世界』中，他們眞是『未開化的人類』啊！

其實，一點也不神奇，祇是因爲共產黨眞能知道民衆的痛苦，眞能知道怎樣去解除他們的痛苦，而且眞肯犧牲自己的一切去爲他們解除痛苦，所以革命的民衆都願意奉共產黨爲領袖，聽他的指揮。 劉華同志在上海爲革命的民衆犧牲了，李慰農同志在山東，黃靜源同志在安源，施洋同志在武漢，林祥謙，高克謙諸同志在京漢，黃天白，戴培元諸同志在洛陽，都先後爲革命的民衆犧牲了，這些地方的革命民衆都永遠忘不了他們的

領袖，永遠虔心地受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從這些同志的犧牲中取得了各自相當的利，最叫他們滿意的是尋得了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奴僕又慈愛如父母的領袖——共產黨』。這個決不是『掛賬』的，這一切都是需要『付現』的：共產黨付現了，民衆對於共產黨也付現了，便成功了近年起伏不絕的革命怒潮。

有人主張『今後一切民衆運動，須將共產黨除外』，這在一種條件之下是可能的，這條件便是中國的民衆不革命了；倘使中國民衆一天是革命的，他們便一天不能離開共產黨，共產黨便也不能捨民衆而去——共產黨是植基於革命民衆之上的，離開民衆，共產黨便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至若參加革命運動的青年學生，他們都是有着銳利眼光的，他們能夠認清誰是爲他們的利益而奮鬥的，他們趕跑了想利用他們以遂私圖的人，（在上海、北京、開封、武漢、長沙、廣州許多學校學生羣衆當中，我們都有事實可以證明）。青年學生參加革命運動的動機是爲着要解除目前自己和許多同胞所受的壓迫與痛苦，沒有比這更純潔的！說來眞痛心，北京許多革命的青年學生在謀民衆解放的鬥爭中，純潔地勇敢地犧牲了，事後一般自命爲革命家的却還站在旁邊說風涼話兒，誣爲『盲目』『被人利用』；自然這於死難諸烈士的英名並無所損，這實在是誣陷人者自己的恥辱啊！

用法律來限制青年學生參加革命運動，這眞是最可笑的主張了； 今天中國的法律

曾經給了人民以絲毫應享的權利麼？ 在中國的青年學生生活中，無論在二十歲以上或以下，都尋不出一點公民權的解釋來。 就是因爲這個，青年學生才要參加革命運動啊！ 青年學生要用自己的力量去造出爲自己的法律來！

承認了學生應該參加革命的愛國運動，却又加上一些無聊的限制，形成其另一種落後思想：你們這些妄言家呀，革命的青年學生永遠是站在前線的，少陪了！

一九二六年七月四日，晨光熹微中。

悼唐際盛同志

育南

從廣州傳來的噩耗：「我們最忠實，最勇敢，最努力的唐際盛同志竟於六月十四號病沒於廣州市公立醫院了！」

我們接到這個消息，沒有流淚，只在一種黯淡沉默之中追憶際盛同志生平忠實勇敢，刻苦耐勞和犧牲奮鬥的革命精神！

際盛同志是怎樣死的？ 不待說，是因努力於革命工作，積勞致疾而死的！ 他因過度的勞苦而得肺癆，既病之後，仍然繼續工作，無暇休養。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之死，早已在我們的意中啊！

他的革命歷史和純潔的人格，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完的，在此僅能追述他生平的幾件事情。　他從鄉村到武昌住中學，民八五四由舊思想習慣之中一躍而接受最新的革命思想，並參加校內校外的團體生活和愛國運動；他旣勤勞於學問，又忠實於團體工作，他的人格極爲同儕所敬服。　民十他在黃岡鄉村空手赤拳創辦濬新小學，作農村運動，深得勞苦農民的贊許。　他慘淡經營，與舊社會惡勢力奮鬥，飽嘗了一切的艱難困苦。他除了對外奮鬥及教學、訓育之外，還要與學生共同工作——耕田、種園、築路、挑水及炊飯等等。　有時因年荒無米，只能每日二餐粥，每餐每人吃兩碗，一日，甚至因米巳完，全校兩桌人共食小豆一碗，絲瓜一根以當兩桌人之菜食。　其勞苦情形可以想見！　十一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幾年以來他努力爲革命工作，奔走於鄂、湘、川、滬、粵、豫之間。　十三年入黃埔軍校，在校時因勞苦過度，久病幾頻於死，肺癆卽種根於此。　十四年赴河南作國民黨工作，病日深，今年赴廣州國民大會，後在惠州任國民革命第六軍政治部黨務科長，因勞病劇，到廣州死！　悲壯的追悼會中有俄國同志的輓詞云：『親愛的眞正革命者的唐際盛同志，你的生命和一切的力量，都爲革命犧牲了！』

嗚呼！　際盛同志死了，他革命的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後巳！——永留於吾人懷念之中！

介紹河南的紅槍會

霽帆

壓榨在資本制度社會裏的無產者，既陷入了萬刧不可超度的境地，於是有人出來提倡靈魂快樂，死後升入天堂一類鬼話來和緩他們的企求解放的活動，這便是現在的基督教；牠不但爲萬國九州的新式貴紳學者們所公認，而且爲文明國家如英、美、法諸國用武力幫助向所謂野蠻民族裏發展的聖教。 但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國裏有一般被洋鬼子欺侮得忍無可忍的愚民，忽然有人出來提倡，憑鬼神的力量，不怕洋槍洋彈的鬼話，大大的發洩了他們的怨憤，因此，鬧出了一場亂子，於是乎便騰笑中外，而所謂高等華人者，亦自引爲同種之羞。 不幸現在河南、山東、陝西一帶又出了如義和團樣的紅槍會。如僅僅看到他們拜神迷信一方面，這當然又是汚辱二十世紀文明的一樁怪事，不過我們從各方面的考察，牠纔正是現代經濟政治制度下的嫡生兒！

紅槍會的形成

紅槍會的起源完全是宗教的，他們內部的派別很多，每個地方的都有不同處，從他們內部的分派有『離門』、『炊門』這點看來，與前清嘉慶時的『八卦教』分類相同；據他們拜神，吞符以抵禦槍彈等情形，又與義和團相類，而義和團與八卦教均係『白蓮教』的裔流，可見紅槍會在宗教上的屬性，完全是由白蓮教分派下來的各種神教所匯台

而成的。

但是，牠所以成爲今天聲勢動人的紅槍會，決不是簡單的宗教原因。

在民四民五時老洋人騷擾豫中，民不聊生，官兵不但不能爲人民禦匪，反而趁土匪走了後，藉剿匪爲名，又來騷擾人民；這時豫民對於官兵土匪也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但是官兵土匪，都是有洋槍洋砲的，土刀土砲是明明抵抗不過、於是有槍彈不能入身的神法的紅槍會遂發生，而不久竟蔓延全省了。

紅槍會中的首領有兩種：一種是授神法的，衆呼他爲老師；一種是在實際上可以統率指揮羣衆的，這名學長或團長。老師除了拜神書符等事外一無權力，學長和團長則儼然鄉村中的酋長，而且事實上是每每先有學長或團長然後纔去延請老師的，這一點更可見是人民急於要抵禦潰兵土匪才去迎紅槍會來，而不是紅槍會以他的神術創造成今天的局面。

紅槍會的宗教儀式和戒律

因派別不同而各地的樣式很多，現僅舉知道的述於下：

他們的宗教儀式很簡單，據說：在初入會時要拜神和老師，這次磕頭要至一百個之多，當着老師立誓，老師方教以咒語，賜以靈符，以便按期服符念咒，念畢乃用拳自擊，次幾日用木杆磚石自擊，再次用刀自砍，最後乃以槍自擊，均不能傷，乃稱法成，大

致從初學到告成的時間不過三四禮拜。

凡入會以後，家裏都要另供一神，普通不許外人，尤其是婦女，到這間供神的屋子裏去，會員有時要在神前赤身捧香，閉目誦咒。

在有些風尙較好的紅槍會，其師弟及會員間以不姦淫、不貪財互相勉勵，他們說犯了這些事，法術就不靈，上陣時便會被刀槍傷入。但大部分却無這些紀律。總之紅槍會所包含的宗教色彩是很淡的。

……農村的徵兵制與自衛軍……

紅槍會是反對潰兵土匪擾掠農民的，所以紅槍會武力強大的地方，很少被外來的兵匪騷擾，儼然成了農村的自衛軍，因此農家至少派其子弟之一學習紅槍會乃成了必要的義務，即鄉村中所謂紳子弟亦有加入紅槍會者，所以紅槍會的組織又儼然是一種徵兵制（此種情形在有些縣分不如此，其原因詳後）。因爲他們的打仗是純義務的，一切槍彈糧食都係自備，戰後又不問任何人索報酬，索的報酬，便是每家都要有人來平均擔負此種義務。所以在現在河南鄉村中，幾乎每一家都有人加入紅槍會或與紅槍會發生關係的。

不過因他們既無一定的戒律和統一的組織，遂因各地特殊的原因，而分化成了許多許多不同的性質。從對於農民的利益上，大略可分最好，次好，最壞的三種。

一、最好的紅槍會是專打潰兵土匪，他們在有事時便聚集在一處聽學長或團長的指揮，無事時仍各人去種自己的田，營自己的業，完全是安分守己的良民。 而且他們的領袖在羣衆中間除了戰爭或宗教上作指導者外，沒有其他權位勢力上的界限。

二、次好的便是他們亦是抵禦潰兵土匪，保衛農村中一切農民治安的，但這中間的領袖、大約當團長的）威權太大，儼然成了鄉農間的會長，他對於所率的羣衆幾乎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他有抗拒地方官府的稅收和支配農村經濟的權力，他的享用特別奢侈，與他親近的人亦有凌人的威勢，並且對於他勢力所屬以外的人每有非分的待遇。

三、最壞的便是無處存身的潰兵土匪與當地土豪劣紳相勾結，便自命爲當地的紅槍會。 他們亦抵抗外來的兵匪，但是他們對於他們村莊裏的農民，猶其是無勢的貧農的剝削與外來的兵並不相上下，對於其他的農民那更是不堪問了。 他們在戰事的時候，便乘機掠奪戰敗的鎗彈，而到戰勝者方面獵取官銜，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更不顧惜農村的任何犧牲了！

紅鎗會平時的組織及其戰鬥方法

因爲前幾年官廳嚴禁過紅槍會，他們便改名爲紅學，一村裏的組織單位名一學，一學有一學長；數學有數十學結成一團，互舉一團長，他們的組織就止這樣兩種。 團與團之間平時間或有互相聯絡的，但很少數；若有利害相同的事情發生，他們又是不謀而

合作的。

當學長的往往是村中較富足而有資望的人，當團長的標準亦然。一團所包含的紅學多寡往往視團長威望能力而定，故紅槍會中的領導者，大多是地主、鄉紳、富農。

他們最初全都是用綴紅纓子的鐵矛為武器（紅槍會即以此得名），但近來都知道用快槍了，只有無能力購置快槍的纔用土槍或刀矛。 他們平時也不講戰鬥，也不講訓練。只要聽着警砲鳴了一聲，便一齊都將軍械準備着，因為這是紅槍會中報告有警的暗號；假如砲聲鳴了三下，便一齊帶着器械向放砲的地方走去打敵人。 他們雖然不懂陣式和地勢，但上陣却是異常勇敢，因為他們既有槍彈不能入身的自信心，復有上陣後而後退或回了頭便會被神罰而為槍彈擊死的戒懼，甚至當着緊急大戰時，老師和團長，都在後面監陣，見有退縮的便親自擊死，如去年豫西紅槍會團擊國民二軍時便是這樣。所以他們上陣時，都是不顧一切的向前打，自然每每有被敵人鎗彈打死的，但是，他們聰明的老師，已早預備好一種自欺欺人的方法了，他說這種被鎗彈打入的不是因為法術不靈，而是因為這人的心不真，做了壞事，或者上陣時存了退縮的心理。

紅槍會與農村的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

紅槍會的本身雖沒有政治的和經濟的自覺，但我們考察他們組織的真正動機，以及他們在事實上的表現，他們都是代表農村各階級的經濟或政治上的利益的，除了最壞的

那一種紅槍會以外。

他們最初是爲抵禦潰兵土匪而組織的，及至有了相當的力量後，他們便拒納官廳的一切苛捐雜稅。如豫東杞縣等處因其地紅槍會有勢力，從國民軍二軍在豫時，便從未納過一點捐雜稅。但杞縣是河南最富足的縣分，這樣一來使省政府的收入大受損失，故在今年鄂軍入豫後，便調大軍圍剿該縣紅槍會，燒去農村二十餘座，屠殺老幼男女至四五千人，掠取糧物少女無算。而被燒殺掠奪的都是平時安分農民，其有武裝的紅槍會及其中著名首領婁百循與官民鏖戰數晝夜，不勝便都逃颺他處了。此事曾引起該縣旅省各界人士的不平，對官軍大不滿意，此時該縣同鄉會尙在進行募捐等事，於此可見紅鎗會與農民的關係如何了！

在紅槍會組織好的地方，對於當地警衛治安的事亦有相當的處置。去年冬天我曾因事騎驢到鄭州附近的鄉村中去，當時那些地方時有土匪出沒，我走到一個路口上便遇着一個負刀的農人，他隨着我走了幾里路。我初以爲是土匪，但是在他未有任何舉動以前，亦祇好如若無事的向前走，後來他將我的來去行蹤盤問明白，就各自他去了。以後問人，纔曉得這便是紅槍會設的路口崗警。

紅槍會的組織既含有政治的與經濟的性質，同時他們又有相當的武力足以實現其主張，但他們却沒有一點政治經濟的常識，所以每每被人利用或自動做了許多錯誤的鬥爭

。

如去年鄂軍的擊走國民軍可說完全是紅槍會的力量，而他們所以參加此次戰爭，却完全是被吳佩孚用了以下幾種方法去利用他們：（一）對於那種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紅槍會，吳佩孚便派代表許以他們將國民軍趕走後免除農村中一切捐稅數月；（二）對於那種土匪潰兵的紅槍會，吳佩孚便給以師長旅長一類的委任狀，聞當時河南師旅長及混成旅長司令一類的官各有幾百個；（三）用以上兩種手段都不能動的紅槍會，便向他們說，國民軍是用陝西人來侵佔河南的，河南人應當起來趕『老陝』。　所以在戰爭當中，國民軍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有農民起來攻擊，甚至婦人孩童亦拿着武器來打國民軍。

岳維峻鄧寶珊等由鄭州退回豫西時，尚有三四萬人，槍支及大砲裝了一百多輛火車，完全被紅槍會打得乾乾淨淨；別處被紅槍會圍擊繳械的國民軍尚不知有若干。

國民軍既被逐，吳佩孚的人既入主河南，不但對於預許的免除一切捐稅未實行，而剝削之繁重較國民軍殆有甚焉，駐防軍對於當地人民的虐待，與陝西人亦並無何等差異；同時有些得了師旅長委任狀的把仗打了不得官做，自己所有的兵卒槍彈反被吳佩孚的人提的提編的編了。　所以現在河南的紅槍會恨吳佩孚的心比從前恨國民軍更甚，這幾月以來，無日不有紅槍會暴動的消息；而在吳佩孚方面亦深知紅槍會勢力的不可侮，早已對於紅槍會準備了有計畫的防範和進攻。　紅槍會方面却毫無計畫，彼此間亦無聯絡，全憑一時的衝動舉事，故幾月以來暴動的紅槍會都被吳軍打下了。　但是紅槍會的暴

動不但不能因此漸熄，而一般農民反吳的決心却更加強烈、廣大。因為吳軍打平了一處的紅鎗會，對於當地的人民便蹂躪到令人髮指的地步，譬如打杞縣的紅鎗會時，將一個名白塔寨裡的五千多人全殺了，僅把小孩和青年的婦女留起來。因為小孩拿來用手撕成兩片，青年婦女拿來輪流姦死是更有趣的！而且見着紅鎗會曾經出入過的村莊便縱火焚燒。打睢縣的紅鎗會，是因見着十幾個種麥收工的農人，在樹下團聚抽烟，硬被指為是紅鎗會，將他們一個不留的打死，遂惹起全縣紅會的暴動。這次把紅槍會打平後却要每村出多數的金錢或貨物向軍隊交換一面『歡送貴軍』的小旗懸掛，方免焚殺之禍。種種這類施於農民的毒辣手段不一而足，將來還不知要鬧到甚麼地步呢！

••••••紅鎗會中的軼聞趣事••••••

靈符不靈　吳佩孚與國民軍戰爭方烈時，睢陽紅鎗會率衆攻城作吳內應，其首領王某被國民軍所獲，在鄭州鎗斃，當臨刑時談笑自若，要求監刑的軍官許可他畫符吞食，吞符後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很自信的向着劊子手道：『動手能，我看你把我奈何！』殊不知鎗聲一響，他便應聲倒地而死了。不久，信陽國民軍鎗斃幫助吳軍的紅鎗會首領時亦有同樣的把戲，可見他們對於靈符的欺騙至死不悟！

決俘的妙法　紅鎗會捕了可疑的人，便請決於神以定此人是否當殺。大家跪在神壇前，老師將咒語唸了，焚了靈符，便有自稱張飛趙雲或者黑旋風李逵的站起來大呼

：『殺！殺！殺！』　或呼『殺不得！』，於是被捕的人的生命就在這兩者間決定了！

古騎士裝　我去年到雙樓角時曾見紅槍會的一種異樣的服裝，全身都是深藍色的古裝布服，由脛到膝都用布帶密纏，上裝係對襟短褂，當胸一排整齊嚴密的紐扣，下沿倒捲起來束以寬帶。　脚穿多耳草鞋，頭纏藍色套頭，中綫紅布一團，背負鬼頭大刀，刀柄綴以紅纓，騎在一匹大棗泥色馬上，當時令我起了一種雄偉的感情，立刻聯想到歐洲古騎士裝的威儀！

這就是「反動教育」

偶然從安慶『青年之聲』周刊上面看見了一段『雜感』，題目是『一反對反動教育」怎樣講？』，寫這段話的人反覆推論，結果終於說，不懂什麼是『反動教育』！　我不知道這位先生自己或者他的好朋友們都是站在『反動教育』的推動器上面，恐怕『投鼠忌器』，因而裝聾作啞呢，還是他真正這樣糊塗得沒有了心眼，真正不懂得！　恰在這兩個禮拜當中，便接到了四篇稿子，都是描寫『反動教育』的，特彙集在下面，以供一般讀者的參考，藉以教訓那些糊塗蟲。　記者誌

嗚呼，青州省十中學　拙亭

自復辟餘孽王壽彭長山東教育廳以來，倒行逆施，雷厲風行，借整頓校風爲名，撤

換青州第十中學校長，一切比較進步的教員學生，一概與以「赤化」「過激」之銜，而施行其最卑劣之殘毒手段——驅逐，開除。　全校學生噤若寒蟬，一任當局之蹂躪。於是進步的光明的第十中學，一變而爲腐敗的，黑暗的第十中學；於是生機勃勃的青年學生，一變而爲死氣沈沈的青年學生。　言之痛心，思之傷神！　茲且就該校最近之情形，爲全國被壓迫之同胞述之。

（一）專制　『君不賢，臣不可不忠，父不慈，子不可不孝。』　第十中學之校規，可彷此作：『師長無論怎樣混蛋，怎樣腐敗，學生們不可不信從。』　若稍加反抗，便是「赤化」、「過激」，便須開除！　同學祁錫禎君之因與一頑固之教員爭辯而記過，同學商勤學君之因發不滿於學校行政之言論而強令退學，便是一個實例。

（二）讀經　教育廳讀經之令朝頒，該校添經之議夕起。　並且私造教育廳圖章，僞用油印印了一張教育廳訓令，（此項訓令，在青州之省立三校——第四師範，甲種農校，及該校——中，僅該校獨有，日後爲同學們探出馬跡，提出質問，才偷偷的揭去了。）　大肆其黔驢之威，以儆學生中之進步份子。　於是全校學生，只知誦法孔子，默經讀禮，非先王之道不敢言，非先王之法不敢行。　一切有用之學科，（如算術，英文，史地……）均遭秦皇之禁；（雖無明目張膽之禁令，而消極之取締，早已使無立足之地矣！）　而「詩云」、「子曰」、「古先聖王……」，終日不絕於口。　從此該校遂

造成一種令人言之痛心的現象——其他學科可不問，而經書不可不讀。

（三）教員之腐敗 當局既以經爲重要的科目，故對於較有新思想、新頭腦的教員，一概橫加驅逐；（因爲他們不懂經學，而且反對經學，）而前清之頑固復古的老舉人，老秀才，乃捲土來校。（該校，年近六十七十之老舉人三名，市民稱爲舉人大會班。）上課之時，完全依照朱子註解，不准學生參以己意，若有辨朱註之誤者，則謂目無先聖，痛加擯斥。

（四）反對白話文 一切關於新文化之書報，白話文居其什九。 當局既反對新文化，因之反對白話文。 有一教員曾批評白話文說：『滿紙上「呢」呀，「的」呀，「我」呀，「他」呀，讀起來「佶曲咬牙」，像些什麼東西？ 更加上些什麼「擔杖鈎子」，（「？」）「蝦蟆科斗子」，（「，」）在字裏行間，礙視當眼，到底成何物件？ 更有什麼無腔無調，無意無韻的白詩，簡直不像人話！』 因此，學生作文時，只準作文言文，白話文一概不閱，且須重做。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但就此幾點，該校之黑暗，已足見一般了。 該校如此，他校可知。 我們處在這樣反動的政局之下，眞是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我們現在應付的方法，惟有努力奮鬥，團結一致，謀個死裏求生！

＊　＊　＊

正定的學校與青年

子麒

正定的學校，有第七中學，第八師範，縣立師範，縣立高小，以上都在城內；鄉下有三處高小。 第七中學的校長王國光，是直隸育德系的教職員中之一個，所以對於學生非常壓迫，因為要保持他每月一百二十元及另外入私囊的薪金、吳佩孚張作霖的兵來了，他就檢查學生信件，限制學生行動，國民軍來了，他又表明他是老國民黨。 學生都是附近的鄉村不開化的地方來的，既有着黑暗的舊禮教的遺傳，又到了代數英文萬能的學校，所以他們對於進步的思想很難接受；有時他們也想要組織學生會，因校長拼命反對，又利用賽球等競爭遊戲，引起同學間隔意見，並用同學高克謙遭鎗斃的事件，威嚇學生。 最近他又發明了一個新式的壓迫方法；高年級的學生是他最恨而又不易有辦法的，於是他令一二年級的學生組織童子軍，利用童子軍「服從」的規律，叫年幼的學生去偵探大學生的行動。 其實這種破壞學生的手段，學生們也何嘗不知道，但是終因內部團結不堅，自己的學生會組織不好，而一般學生祇好在淫威之下受壓迫了。

第八師範更不必提了，校長是赶東洋集囘來的，去年「五卅」大運動，都嚴禁學生參加，平日不容學生接見外人，不許看非功課內的書報，星期日不容學生出門，在校內官立了許多英文，數學物理……研究會，星期六星期日分別舉行，學生每次都要到會，不到會者罰除學籍，實際這些都是官樣文章，對於學生沒有絲毫益處，不過是鉗束學生

這們受外人的宣傳罷了。 雖是官費學校，學生不要飯錢，雜費湯，算起來每月不過三元錢，除下的給校長入了私囊；一般青年好容易考上這官費學校，明知只是壓迫，亦只好忍受，加以一時堅固不了自己的組織，祇好啞子吃黃連，在這人間地獄之中受痛苦。

縣立高小，更是城內劣紳賺錢的地方，他那裏知道什麼教育，對於孫中山的言論，極端反對，說小學生的腦中不可藏着這種危險思想。 一般小學生們家裏窮一點的倒還可考中學，家窮的因在這腐敗學校裏畢業後，連普通知識都沒有得着，到社會又找不到事做，作苦工又不願意，祇有從軍，所以今年晉軍在正定駐了幾月，當兵的高小學生很多。 這一般青年在家庭受家庭壓迫，到學校受學校陷害，無奈何投了軍隊，那也又何曾不是受痛苦呀！

鄉村有高小學校兩個，有一個辦的還好，校長教員都比較思想維新一點；另一個却很腐敗，給學生講些仁義道德老古文，在鄉下倒落了個好名譽，因為合了舉人秀才們的脾味。 但是現在鄉村的青年，因為鄉村農家生計日趨破產，家長給兒子上學，不用說化錢，就是時間都耗費不起，因為要留家中做生活哩。 所以鄉下的高小，每次都很難招生，城內也是差不多。

※　※　※

國家主義派勢力下的甯波四中

衍文

歷來作甯波運動領袖的四中，自從前校長經子淵，遭紳士先生們的攻擊去職後，浙教廳即委冬烘先生范均之陳某等去接充，自然是遭學生拒絕了，因此就動了廳長大人之怒，少不得要逮捕爲首煽動的學生，一面威嚇學生，強迫出校，宣佈停辦；一面乘學生聲嘶力竭，疲勞不堪的時候，委留學國家主義國家的陳世覺去當該校校長。陳氏欲博得官廳紳士先生們歡心，自然施行其壓迫手段，斥退舊教職員，搜羅國家主義的教職員。

陳氏到校後，即宣佈其埋頭求學不許問政的辦學方針，繼而請學生演說，發表意見，有新從所謂國家主義跑到三民主義的學生，跑上去把陳氏批評了一下，他的意思，是求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不料竟觸陳氏之怒，結果被斥退除名了！

最近校中請甯波愛國青年社陳叔諒宣傳國家主義，還有輔導部，主任金海觀，嚴密檢查學生所看書籍，稍有進步言論的書籍，輒遭搜去；圖書室內的稍有革命言論的書籍，更是收藏無遺，只有國家主義出版的醒獅等到處皆是，強迫利誘學生訂閱醒獅。學生絕對不許自由開會，國民黨同志開會，更嚴行禁止。一切民衆運動，絕對不許學生參加，五一的時候，說是勞動節，和學生不相關的，嚴禁參加，結果學生竟全體離校去參加了；這一來自然是觸了校長大人之怒，立即召集教職員狐羣狗黨的大會議論一下，

荷戈

我們甯波的學生，亦同樣爲那些反動勢力所壓迫，在甯波的每次羣衆運動中，可以說只有學生孤軍奮鬥，在這十餘隻中學校中亦不能結成聯合戰線，其能稍極奮鬥之四五校中的熱烈分子奔走號召，而結果呢徒受那些反動教員的暗示，排斥那熱烈分子，加以「赤化」「過激」的頭銜，甚至閉門不納。高掛起「此路不通」的招牌。 今年五卅運動，可以說是一個大規模的運動，反動教員們無所不至的用其破壞的伎倆，如四中校長陳世覺主張在校單獨紀念等，以冀其破壞大羣的團結。 結果反動教員破壞手段雖高明，終掩不住熱烈青年的血潮！ 那天到會的萬餘人，散傳單，演劇，演講，風擊雲湧，致甯波的市民熱血沸騰，只可憐了羣上級軍官命令的丘八老爺，負荷全副武裝，跑酸了二千腿。

事後觸怒了四中校長陳世覺之怒，把急進分子張合謙開除，其宣告之罪狀云：「張生合謙，平時行爲，諸多不合，前因擅敲校鐘，鼓動罷課，曾經鄭重警告在前，乃該生不自悛悔，復於所主持之五卅特刊上，選材偏激，並有「敬告中等學校教員與青年」一文 措詞謬妄 本校長以其開罪各校教職員，……又昨日星期出校，至晚不回，……此亦違背本校之規則，本校長認爲感化無術，特令退學。」

狗咬（短劇）

鳳歌

這是一件實事，謝謝鳳歌替爲我們寫出來，讓我們也略略知過一點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的上海，中國人民是怎樣的生活着。——記者。

※ ※ ※

時代——一九二六年六月

地點——上海租界

佈景——一幢西式房子；木柵門之內是一小天井，泥地裏種些花木，闊而厚的水門汀的石階上，放着一個木做的狗舍，狗舍上躺着一只棕色西洋獵狗，舌頭伸在嘴外。呼氣咻咻然，時正夏日的中午也。那屋子的玻璃窗上，掛着由中國的家庭婦女所繡的花邊裁成爲窗帘，屋內外都很寂靜。此屋的主人是一對英國夫婦。

人物——英國人

英國人妻

郵差

郵局調查員

印度巡捕

郵差　(他褲子的左膝被狗咬破了一大塊，走起路來，這塊破布一搖一飄地倒也別緻，右手袖口上也破了一小塊，他氣急敗壞地同着郵局調查員從台旁上。)　哪！　哪！就是這一家！　這一只短命畜生把我咬得這樣！　就在十分鐘之前！　我還沒有把信送進去，牠…………

狗　汪！　汪！　(跳下地來，在木柵門之內向外猛撲，牠的脚爪時時伸出柵外)。　汪！　汪！　汪！

(兩個人見狗來勢猛，退了一退)

郵差　(促調查員前，)你去問他們賠償損失！　這還了得麼！　狗把我咬得這個樣子！　你看：脚上，手上都是，衣服破了不用說，畜生的脚爪，扯得我肉上起了一條條血痕！

調查員　(按門鈴，隨向郵差說，)不要着急呀。

狗　汪！

英國人　(在內啟門出)你們做什事體？

狗　(假在他斗人身邊不叫了)

調查員　阿拉來調查一件事體。

英國人　那個——事體

調查員　你們這裏不是有一只狗麼？

英國人　儂——要做什？

調查員　你們這只狗把這個鄉差的褲子咬破了，我來查調查：這件事眞確不眞確？有這事無這事？

鄉差　這件事是千眞萬確的，證據在這裏！　褲子，袖口，一大塊一小塊！　脚爪痕，血水！

狗　汪！　汪！　汪！

英國人　你們兩個人——幾哩咕哩，說點什事體——阿拉一點不知道！

鄉差　你們這只狗把我的身上咬破了，你看：咬得這樣——這樣厲害！

英國人　阿拉不知道。　阿拉這只狗——客氣來些，蠻有禮貌的——像紳士一樣，不咬人的。

鄉差　難道我這些脚爪痕，破褲子都是裝出來的麼？

英國人　中國人壞來些，敲竹槓！　阿拉聰明來些，都知道。

調查員　先生，這件事一定是你們這只狗不好，剛才我們走近門時候，牠亦要咬我們！

英國人　這只狗是西洋國——文明地方出身的，不要再幾哩咕哩，阿拉要——統統請你

們走出去。

英人妻　（從門出）What's the matter?

英國人　Chinaman. ——走出去！　請你們走出去。

狗　汪！　汪！　汪！

調查員　先生，我是郵務局的調查員，奉郵務長的命來調查的。　這件事很明白的是這只畜生不好，你做主人的不能卸脫責任。　現在，你至少要賠他兩塊錢。

英國人　兩塊錢太貴！　有一天，一個郵差，給「阿三」（印度巡捕也）撕破衣服，撕得——非常碎，非常碎，只賠了兩塊錢；這條褲子只破了兩個地方，只賠一塊錢，一塊錢夠了。　是不是？

英人妻　一塊錢——一塊錢，Get away!

英國人（拿出一元錢在太陽光中耀了幾耀）洋錢好來些，他可以買新衣服穿。　懂不懂得？

調查員　（對郵差）拿了吧。

狗　汪！

郵差　（把洋錢狠命丟在地上，紅漲着臉，舉起肩上的信件袋，要打狗，）我不要！　我要把世界上害人的狗，統統打殺，替人類除害！

英人妻　（驚呼，）Oh! Hooligan! Bolshevik!

英國人　喂，Poliee man！ 巡捕！ 阿三！

（門外剛有阿三走過。）

阿三　什事體？ 中國人！ 不好要拖到行裏去。（行裏卽捕房也）

調査員　阿三，沒有事體。（對鄉差）走吧，走吧。

英國人英人妻　滾！ 立刻！ Get away！

鄉差　天啊！

（調査員，鄉差，低頭走了，英國人，妻，阿三，睜着眼睛看他們走，隨後巡捕將木柵門帶上走了。）

英人妻　（呼狗）Come in. Come in！ （兩個人把狗呼進屋內去了，門砰然關，屋內外囘復啓幕時的寂靜。）

（閉幕）

我們若不發真心努力地幫助社會，自問有什麼資格希望社會幫助我們？為良心的滿足，為遠大福利的趨赴，為求配得上受社會幫助，我們不可不幫助社會！

我們的時代

我們究竟處的怎樣的一個時代？　我們都感覺到今天這情形是不好，需要革命；但是我們能夠切實說出，一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的痛苦麼？　軍閥與帝國主義在各方面逞兇的真相麼？………？　我們多半半眠似地漠然有些感覺，但是很難具體地說出什麼來。　本刊特添備此欄，供給讀者以上述的材料：我們希望能在這裏幫助青年們認識清楚『我們的時代』。　——記者。

十五年六月一日

北京警察廳佈告，近來各校學生自由開會，敗壞學風，如再有妄用名稱私行集會者，無論在何地點，係何羣衆，定即依法解散。

孫傳芳令淞滬警察廳，嚴禁赤黨書籍。

和使照會外部，蘇長官重徵酒精及酒類，實違約，請阻止，又函，蘇長官禁止爪哇酒精，請飭勿禁。

中意襄陽教案，已和平了結，由湖北督辦與省長令襄知事撥欵與相當地畝抵償矣。

本日長沙六一紀念無表示，惟各學校放假一日，散發傳單。

本日奉天大西關有軍用車數輛，將一洋車壓碎，車夫請警察作主要求賠償，警察因

係人，祗令其賠車價四分之一，軍人羣起毆警察，事後又有軍人二三百各持鐵鍫棍棒，闖至警所，拖出警察[illegible]加毆打、後由憲兵稽查及衛隊合力威脅，行兇軍人始散歸。

津浦局欠薪六個月，自六月起，分十二個月抽還。

本日孫寶琦等電吳張，農民因兵事無法耕種，吊民者適以害民，赤地千里，明末流寇之亂，社稷為墟，無非兵後凶年所致，請為百姓留生路，即為國家培元氣云云。

奉天當局為發行五千萬元公債事，已命令各縣知事云，從本日起實施，對各商民，每資本一百元當負担九元；從九月一日起實施，對於農民，每田一畝，當負擔一元。

永定河每年須塡大宗蘆草防決，今年蘆草全供軍用，若發水必潰決。

滬因天氣亢旱，南京井塘溝渠，十九涸竭，蔬菜價較平時增漲三四倍，貧民生活益苦，城內居戶汲取維艱，飲料汚濁，消防衛生，極受影響。

寶慶水災，衝沉田園數十里。

紹興十五年上忙地丁，於本日開徵，除地丁正稅每兩一元五角外，附徵糧捐三角，縣稅四角四分，備荒捐三角，義務教育捐一角一分，自治捐八分，塘閘捐七分，徵收費一角六分二厘，共計每兩徵銀二元九角六分二厘。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本日決議，鄧元冲任青年部長，葉楚傖任秘書長。

一•一•E